

反黑作家朱维坚力作《黑白道》的姊妹篇

终极

罪恶

朱维坚 著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终极 罪恶

朱维坚 著

黑作家 朱维坚 力作 《黑白道》 的姊妹篇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终极罪恶/朱维坚著. — 郑州:中原农民出版社,2001.6

ISBN 7-80641-407-X

I. 生… II. 朱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1416 号

出版社:中原农民出版社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电话:0371-5751257

邮政编码:450002)

发行单位:全国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mm×1 168mm 1/32

印张:15.75 字数:362 千字

印次:2002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

书号:ISBN 7-80641-407-X/1·082 定价:26.00 元

内容提要

本书具有侦破小说的一切特点,然而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侦破小说。某城市公安分局刑警队副队长李思明和助手小赵为侦破一起杀人案,来到夏城,从而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当地复杂严峻的社会矛盾中。他们在工作中发现,自己所查的案件,与当地黑社会有牵连,进而又发现夏城种种极不正常的现象:个别混迹于公安机关的腐败分子同黑社会头子称兄道弟,不但不支持他们工作,还设下种种障碍,正直的警察想支持他们却有所顾忌;黑社会在当地横行无忌,残酷迫害敢于和他们斗争的无辜群众,把一个个敢于反抗他们的人置于死地;夏城人民深受黑社会之害却敢怒不敢言;黑社会头目同当地个别主要领导关系不正常,结成一个无法无天、残害百姓的腐败与暴力之网。而李思明所查的案件正触痛了这张网的神经,于是,他们经历了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考验与斗争。故事真实可信,情节惊险曲折,人物鲜明生动,矛盾错综复杂,冲突紧张激烈,叙事角度新颖独特,思想内涵丰富深刻,使本书形成了与任何公安题材文学作品截然不同的特色。

目 录

A辑:22年后我和仇人的儿子有场水晶之恋

- 22年后我和仇人的儿子有场水晶之恋 / 小娅 口述 / 3
- 拥抱之后,我们天涯各路 / 小新 口述 / 11
- 杭州那些恶梦般的日子 / 兰子 口述 / 16
- 何必告诉我你的名字 / 袁鸢 口述 / 24
- 青春天堂 / 党莉萍 口述 / 27
- 第一百零一次求婚 / 叶倾城 口述 / 31
- 正式演出 / 西岭雪 口述 / 37
- 上个千年的故事 / 榛生 口述 / 41

B辑:寂寞是因为爱上谁

- 寂寞是因为爱上谁 / 蛛蛛 口述 / 49
- 难忘的小城,我的爱恋 / 郭红骏 口述 / 55
- 半个季节的爱情 / 刘云 口述 / 60
- 爱情36计 / 罗萧 口述 / 65
- 爱情与金钱的翘翘板 / 高凉 口述 / 72
- 爱,不在乎花前月下 / 詹濛 口述 / 79
- 爱之梦 / 苏冬 口述 / 87

- 美丽“小女巫”的爱情疗法 / 晓筱 口述 / 93
- 囚爱 / 张琢真 口述 / 100

C辑:因为爱着你的爱,不忍心做你的新娘

- 因为爱着你的爱,不忍心做你的新娘 / 紫芹 口述 / 107
- 轻狂岁月,上帝和我开了两个玩笑 / 刘琦 口述 / 116
- 一个第三者的内心独白 / 林姐 口述 / 123
- 我放纵因为我寂寞 / 袁渺儿 口述 / 129
- 遭遇师生恋 / 康冰 口述 / 134
-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/ 筱晓 口述 / 143
- 只要真爱,我可以不要浪漫的玫瑰 / 小玲 口述 / 147
- 爱上国旗卫士:初恋里燃烧红玫瑰 / 赵依卡 口述 / 156
- 洪峰过后,我的感情世界一片凄凉 / 盖美妹 口述 / 164

D辑:无法与往事告别

- 无法与往事告别 / 蔚兰 口述 / 173
- 他在风中像一首歌 / 张金 口述 / 180
- 电脑时代的爱情 / 李春晓 口述 / 185
- 心中有扇欲望的窗 / 阿男 口述 / 189
- 纸做的风铃 / 黄秀梅 口述 / 196
- 自由的心,爱如浮云 / 舒灵 口述 / 200
- 北京那一场风花雪月的梦 / 任晴 口述 / 204

E辑:第三种亲密关系

- 第三种亲密关系 / 浩月 口述 / 213

- 第一次婚外情 / 风雪独行 口述 / 217
- 白杨树该对燕子说什么话? / 伊玲 口述 / 220
- 我本善良,却没人领情 / 领风 口述 / 227
- 我的“红豆点点情”潮起潮落 / 洲筠 口述 / 234
- 我比男友大七岁 / 许燕春 口述 / 243
- 明天我不认识你 / 白马 口述 / 248
- 紫色的回忆 / 杨惠 口述 / 258

F辑:生死初恋,让我告别无聊

- 生死初恋,让我告别无聊 / 于飞 口述 / 265
- 日本小姐佐伊美:上海有个我最爱的男人
/ 佐伊美 口述 / 270
- 舞为媒 / 吉羊 口述 / 279
- 戒指 / 宁子 口述 / 282

楔子

不知是白天还是黑夜,不知是阴天还是晴天,不知是天上还是地下,不知是城市还是村庄,看不见太阳,也没有月亮,却能看见周围的景物:好像有山,有水,有树林,也有人在活动,但是,听不到声音,没有一点生机。

我就置身在这样的环境中,与他对峙着。一种强烈的仇恨、愤怒、恐惧和无奈攫住了我的身心。

也不能清楚地看清他的模样,只感到他好像穿着一件暗灰色的衣服,身躯极为高大臃肿,甚至遮去大片天空,一张看不太清楚的大脸在对我蔑视地笑着。他的身旁还隐隐簇拥着很多人,也看不清楚有多少,长的什么样,虽然不像他那么高大,却也和他一起用蔑视的目光对我笑着,与我对峙着……

我的身后也有一些人,看不清他们的面目,看不清他们有多少。他们虽然在我身后,却保持着很远的距离,我虽然没有回头,却清晰地感到,他们都用同情、期望、担心、恐惧的目光望着我,可不能给我以有力的帮助。

我知道,我不能后退,我要和对面的他战斗,但我没有取胜的把握和信心。因为我意识到,我们之间力量相差悬殊,我不是他的对手。但是,我就是不能后退,我必须面对他。我知道,如果不这样做,等待我的将是无边的黑暗和绝望,我将生不如死。

我必须和他战斗!

可是,我的战斗却无法付诸行动:对他怒吼,发不出声音,想冲

向他，却拔不动双腿，向他射击，却听不到枪声，枪膛里也射不出子弹……

我的身心似要爆炸，我无声地怒吼着，使劲扳动手枪的扳机，终于，枪响了，却发出奇怪的声音。

“当——”

是钟声。我醒来了，大汗淋漓地坐起来。墙上的挂钟在打着十二点。正是午夜时分。

又是这个噩梦。

已经过去一年多了，这个噩梦还在缠绕着我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摆脱它。

我知道这个梦的由来，它源于那起案件，源于夏城。那是噩梦产生的地方。

我是个刑事警察，警龄已经二十多年了，我破过很多案件，也到过很多地方。可是，没有任何一个案件给我留下这样的噩梦。它不但充满血腥残酷，使我历尽艰辛，而且，深刻地改变了我的命运。

应该把它讲出来，写出来，或许，这样能使我远离噩梦。

试一试吧。

好像也很容易，一切，就像电视剧镜头一样出现在眼前：

一幢楼房顶上。日。

一年轻女人纵身跳下。

一幢豪华饭店外。日。

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抡着一把菜刀，向一个身高体壮的中年男子砍去。中年人躲闪，脊背被砍中。几条汉子冲上，将行凶者制服。

一个火车站的候车室内。晚。

行凶的男人拼命向外跑去，两个汉子在后边追赶着。
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叫着爸爸，向外追赶着，哭叫着……

写到这里戛然而止。

再往下，我该出场了。

我能讲下去吗？我能写下去吗？

我有勇气写下去吗？

我可以写下去吗？

可以这样写吗？

允许这样写吗？……

不管这些了，经历了那么多，失去了那么多，经过那样的噩梦，还有什么顾虑、有什么可怕的呢？

写吧，为了死去的那些人，为了夏城的百姓，为了噩梦不在他人的身上重演，把那一切都写出来吧。

写吧。用我的心，用我的情，用我的爱，用我的恨，用我的血，用我的泪——

写。

第一章

—

很难说这个案子——或者说这起事件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,我只能从自己介入时讲起。

那是一个春天的夜里,天是阴着的,没有月光和星光,夜风轻柔,夜色深沉而宁静,罪恶就发生在这个时节,这种情境中。

那天夜里的一切我记得十分清楚:我和小赵本是为破一起系列拦路抢劫案蹲坑的,半夜时分,其他同志换班来了,我们就离开岗位回家休息,在一个小巷口,我们分了手,小赵顺大路向远处走去,我则走进了小巷。通过这个小巷,再拐个弯,就是局里了。

我要回队里去睡,算起来,我已经有半个多月没回家睡了。忙只是一个原因,主要原因待后边有空再告诉大家。

小巷很黑,很静。由于多年来的刑警生涯,我对自己的胆量一向是很自信的,我曾经自豪地对人说过,我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。然而,当我面对着那个黑乎乎的小巷时,不知为什么,一种不祥的感觉在心中生起,接着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攫住了身心。我感到,这个小巷是那样的神秘,那样的恐怖,让我想马上远远跑开,但同时,它又好像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力,不让我走开,吸引我走进去。

这种感觉虽然很短暂,却清晰地感觉到了。我镇静了片刻,点燃一枝烟,迈步走进小巷。

那种感觉我现在还记得,我没有时间研究什么神秘现象,可那件事和后来发生的一切,使我真的感到冥冥中好像有着什么看不

见的东西,好像有什么预兆。

我走进了小巷。由此,也走进了自己生命中的一段黑巷。

一系列难以置信的案件也就从此开始了。

走进小巷不远,前面的黑暗中忽然传来异常的响动,我一惊,急忙隐下身来。很快辨出,是厮打的声音,还有人低低恨恨地骂着:“你们太毒了……”隐约中,我看见搏斗的身影,是两个人、不,是三个人。一个压抑着的愤怒的声音传过来:“……我跟你们拼了……”

接着,一个人的惨叫声传来,随后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向我这边跑来,接着有人大叫起来:“二彪,二彪,你怎么了?二彪你说话呀……妈的,周春,你往哪儿跑,我非整死你不可……”

一前一后两个人的脚步声向我奔来。

这时,职责已经使我忘记了不祥和恐惧。我迅速退出小巷,回到灯光中,拔出手枪,打开保险,对准小巷口。随着慌乱的脚步声,一个人影从黑暗中跑出来。我横跨一步挡住去路,枪口指向来人,说:“站住!我是警察!”

借着旁边电线杆上的灯光,我看到一张惨白惨白充满惊惧的脸。这是个瘦瘦的男子,三十几岁的样子,见到我一愣,手随即向后退一指,说:“快,救命,他要杀我……”

随着瘦子的话音,小巷中又奔出一个身高体壮的汉子,他手持一把尖刀,满脸杀气地大骂着:“妈的,你往哪儿跑……”尖刀闪着寒光刺向瘦子。我已经来不及多想,闪身让过瘦子,拦住持刀行凶者,说:“不许动,我是警察,把刀放下!”

然而,持刀汉子听到我的喊声,只是稍稍愣了一下,伸掌向我一推,说:“滚开!”又舞刀向瘦子追去,当我再次堵住他的路时,他

竟然骂了句“去你妈的……”一拳向我击来，我猝不及防，下巴挨了一拳，强大的打击力使我踉跄后退几步，差点摔倒。乘这机会，持刀者拔腿向远处的瘦子追去。

我站稳身子时，那汉子已经追出好远。我边追赶边把枪指向天空，抠动扳机，嘴里大叫着：“站住——”

枪声发挥了作用。倒不是汉子听命站住了，而是前面传来喝叱声：“站住，我是警察——”

是小赵的声音。

远远的前面，可见小赵的身影拦住了那个汉子，接着两个身影厮打到一起。我没有为小赵担心，尽管那个汉子粗蛮有力，却绝不会是小赵的对手，我甚至都没有加快脚步。果然，只听小赵冷笑一声：“跟我玩这个……”一声重物砸地的声音，汉子已被打倒在地，待我赶到时，刀已扔到地上，两只手臂被小赵拧到身后，我掏出手铐正好铐住。

可是，汉子并没有害怕，而是用力地挣扎着大叫道：“你们干啥？凭啥抓我？他是凶手……你们是啥警察，眼睛瞎了咋的呀，他杀了我弟弟，杀了我弟弟呀，就在那小巷里边哪，你们还不快去抓他……”

什么？我一惊，回头再找瘦子，早已无影无踪了。

我和小赵带着汉子再次奔进小巷。火机的光亮中，可见地下躺着一具人体，胸膛深深插着一把匕首，只剩下刀柄露在外面。我摸了摸死者的脖颈，尚有温度，刚死不久。汉子扑到死者的身上，放声大哭起来：“二彪，我的亲弟弟呀，你咋死了……”哭几声又破口大骂：“周春，我操你妈的，我一定要杀了你……”接着，又对我和小赵大叫起来：“都怪你们，放跑了他，我要告你们……”

我的心一阵不安：难道抓错人了？这……

小巷外面传来警笛声,110 巡逻警察赶到了。

二

好像真的抓错人了。

回到队里,我和小赵立刻对汉子进行询问。很快弄清,他叫刘大彪,从一个叫夏城的地方来,死者是他的弟弟,叫刘二彪,他们哥儿俩是出来做生意的。我查看了死者的面目,确实与汉子相像,二人的身份证也证实了他们的兄弟关系。关于跑了的那个瘦子,刘大彪说他叫周春,也是夏城人,正是他杀死了弟弟。他还说,周春是一个重大在逃犯,当地公安机关正在通缉。他和弟弟从夏城来,在火车上发现了他,就偷偷跟上了,他从这里下了火车,他们也跟下车来,不想被他发现,他在那个小巷中隐起身来,当二人跟进去时,他突然冲出来,给了二彪一刀,杀死了他。

对这些话我将信将疑。难道真是这样?我细细地打量着刘大彪:他有二十五六岁的样子,五大三粗,肌肉发达,是一副干体力活的身坯,可神情上很难找出那种应有的朴实,反倒透着几分痞相,眼珠子骨碌碌地直动,显得愚顽而又狡诈。这样的人,能有这么高的觉悟,见义勇为,沿途跟踪抓逃犯?还有,在他身上发现的东西也令人生疑:除了车票、身份证、厚厚一叠百元及五十元面值的人民币,还有一个“大哥大”电话,一个传呼机。更吸引我目光的是,面前的桌子上的那把匕首,十分锋利,是典型的杀人利器,刺中要害,绝对一刀毙命。这是从他的手上夺下的。他为什么要带着这个?

也正是为此,我们一直没有打开他腕上的手铐,对他的抗议也置之不理。小赵直言不讳地说:“你的话有很多疑点,你说周春杀了你弟弟,谁看着了?他一个人,敢跟你们两个身强力壮的人动刀

子？对，这把匕首又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带着它？还有，我已经声明了是警察，你为什么还跑，还想捅我？你都给我解释清楚！”

“这……”刘大彪眼珠子滚了一下叫道，“我带刀出门是防身的，这年头社会治安不好……你们说是警察，又没穿警服，我还以为是周春一伙的呢。再说了，当时二彪让他捅了，生死不知，我都急红眼了，哪顾得上别的呀！”

说得倒也有几分道理。对此，我们虽然不十分相信，却也不好否定。我转了话题。“那好，我再问你，你说这个周春是在逃犯。他犯了什么罪？”

刘大彪听到这话露出得意的笑容：“他呀，那罪可多了，殴打他人，杀人未遂，连县委书记都让他打了……不信你打电话问问我们夏城公安局，他们正到处抓他呢！还说抓住有赏金，要不我们哥儿俩为啥这么干嘛！”

我装作随意地问了一句：“嗯。那么，他有几个人？”

刘大彪一愣：“啥几个人？”

我说：“你刚才不是说，你们在火车上发现了，就开始跟踪，见他在我们这里下了火车，就跟了下来。我是问，你们跟他这么长时间，发现没发现他有同伙？”

刘大彪狐疑地又骨碌碌眼睛说：“这……没有哇，就他一个人。”

我继续追问：“在那个小巷里，他杀你弟弟时，也是一个人吗？”

刘大彪迟疑地道：“这……是啊，就他一个人！”

我换了个话题，说：“好，下面再谈谈你。你刚才说，你和弟弟出来是做生意的。请问你们都做什么生意？”

刘大彪口气不那么流利了，说：“这……这也没一定，我们是

出来看看,什么能赚钱,就做什么!”

我又问:“那么,你们在家中,我是说在夏城都做什么?也是做生意吗?”

刘大彪试探着回答:“这……是啊!”

我问:“都做什么生意呢?”

刘大彪说:“这……也没一定,我们主要是帮别人的忙,对我们帮别人做生意!”

我问:“帮谁?”

“这……”刘大彪迟疑了,“你问这些干啥呀?”

我说:“回答我的话,你在夏城都帮谁做生意?”

刘大彪迟疑着不说。小赵一拍桌子说:“怎么,是不是有什么鬼,为什么不回答?说,帮谁做生意?”

刘大彪低下了头,想了想低声说:“帮金大哥。”

我问:“金大哥是谁?”

刘大彪为难地说:“这……他叫金显昌。”

请注意,这是一个重要的名字。只是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,也完全没有想到,这个人将对我的命运发生决定性的影响。

当我接着问金显昌是什么人时,刘大彪再次为难起来,反问道:“你问这么多干啥呀?他……也算是个生意人吧!”

小赵问:“什么叫也算?他到底是干什么的?”

刘大彪不知咋回答了。他支吾一下,突然恼羞成怒了,说:“你们到底要干什么?有啥话去问他自己好了,我们哥儿俩只是从前帮过他的忙,现在自己干,已经好长时间不跟他来往了……告诉你们,我弟弟让人杀了,是周春杀的,你们为什么不去抓他,却跟我没完!”

这话还真叫我们有点难以应对。恰在这时,桌上他的传呼机

突然叫起来,我抓到手中,同时扫了他一眼,发现他面上现出不安之色,身子动了一下,似要冲上来与我争夺,又无奈地放弃了,眼睛却盯着传呼机不动。

传呼机上只有号码,没打姓名和内容。我把它拿到刘大彪眼前问:“看清楚,是谁传你?”

刘大彪明显地惊慌起来,说:“这……我……我也不知道是谁的……”

我拿起桌上的手机道:“怎么,不说实话?对不起,我用一下你的手机行吧!”

刘大彪急道:“别、别……你别打,我说,是金大哥呼我!”

我问:“金大哥?就是你刚才说的金显昌吗?你不是不跟他干吗?他为什么还呼你?”

“这……”刘大彪不知怎么说才好,“我也不知道哇……这事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……我求你了,别给他打电话!”

他的话不但不能阻止我,反而勾起了我的好奇心,可就在我要打电话时,有人敲门,一个年轻姑娘的声音传进来:“小赵,小赵,你在里边吗?开门!”

是苗佳的声音。原来天已经大亮,上班时间到了。苗佳进屋后,我和小赵商量一下,决定先出去吃点东西,把刘大彪交给她看守,趁这功夫,也消化一下目前这一切。

捎带说一句,苗佳是我们刑警队的内勤。

三

我和小赵进了一家包子铺,一边吃包子,一边交流看法。

小赵的意见和我差不多,他说:“第一,他不像生意人。看他的身体,他的作派,要说是打手还差不多,哪有一点生意人的样子;